



蘇 德 軒

民國五十八年生

大學畢

現職／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創作組

作品／〈盪索人〉、〈妹〉

曾獲／聯合報小說新人獎佳作

全國學生文學獎小說組第四名

無論是平民或政治人物，我們到底應該忠於什麼？

是要忠於國家，還是要忠於時代？是要窮盡智術，或者是要退一步、承認有更大的「天意」在流轉著？

司馬懿的一生中，充滿著乍看之下混亂而矛盾的事蹟，但卻有其值得探索玩味的趣處。

故以此作闡明個人之幽思。

## 劇情大綱

司馬懿在為曹魏擊敗諸葛亮、平定遼東而成為託孤輔政大臣後，和曹魏親族的少壯派領袖曹爽及其黨人展開多年的政治暗鬥。

稱病多年的司馬懿終於抓住曹爽黨人跟隨皇帝出京謁陵的時機，封閉了洛陽，並且矯太后詔書，在曹魏文官武將面前主導了一場成功的政變。

但是沒有篡魏本心的司馬懿，卻發現自己陷入更大的陰謀之中……

## 人物

- 司馬懿 字仲達，曹魏太傅
- 司馬師 字子元，司馬懿長子，曹魏中護軍
- 司馬昭 字子上，司馬懿次子，曹魏散騎常侍
- 蔣濟 字子通，司馬懿好友，曹魏太尉
- 高柔 字文惠，曹魏司徒
- 曹爽 字昭伯，曹操侄孫，曹魏大將軍
- 曹羲 曹爽之弟，曹魏中領軍
- 何晏 字平叔，曹爽黨人，曹魏侍中尚書
- 李勝 字公昭，曹爽黨人，曹魏荊州刺史
- 桓範 字元則，曹魏大司農
- 曹儀 曹爽女兒

侍女一人，侍衛一人，士兵三人，勇士三人，囚犯二人

## 場景

### 序幕

舞臺佈景為一片桃花林中，七張木桌以及座椅向著觀眾席擺成半圓形。

舞臺左側通往內室，右側通往大門。

### 第一幕

#### 第一場

舞臺左側放置兩張太師椅及中間的靠桌，是為客廳。

舞臺右側，放置一張折疊式的屏風，屏風後為隱藏的床榻。

舞臺左後通道通往內室，右側則通往庭園及大門。

#### 第二場

同第一場，但屏風折疊起來，露出床榻。

只剩下臺左的通道，通往司馬懿房門外的走道。

### 第二幕

#### 第一場

舞臺右是洛陽城門口，背景是城牆。

舞臺右是城外的廣場，背景是小樹林。

臺右通往洛陽城內，臺左通往城外的大道。

## 第二場

同第一場

## 第三幕

### 第一場

舞臺左為一由上往下的石板階梯，舞臺右後為一大木牢。

舞臺背景為掛著刑具、血跡斑斑的石牆。

舞臺右前為一嵌在牆上的鎖鏈。階梯通往地牢外，舞臺右通往其他地牢。

### 第二場

同第一場。

## 第四幕

舞臺背景為繁花盛開的樹林。

舞臺中一張臥榻。

舞臺右通往大門，舞臺左通往內室。

## 序幕

時間：248 年春季

地點：洛陽，曹爽宅第之桃花園

舞臺佈景為一片桃花林中，七張木桌以及座椅向著觀眾席擺成半圓形。

舞臺左側通往內室，右側通往大門。

人物：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蔣濟，高柔

曹爽，曹羲，何晏，桓範

曹儀，侍女

(黑暗中，悠悠傳來簫及弦樂器的奏樂。)

(燈漸亮，桃花的花瓣紛紛落下。)

(曹爽、曹羲、何晏喜氣洋洋地由臺左上，司馬懿、蔣濟、桓範和司馬師由臺右上，曹爽領頭作出熱烈歡迎狀，並恭敬地將司馬懿迎往最中間的主位，司馬懿謙讓一番後在主位坐下。蔣濟隨後也坐定主桌右第一張。其他人各自拱手無聲問候後，一一安坐。桓範被安排在主桌左第一桌。曹爽、曹羲坐定左第二桌，何晏坐左第三桌。司馬師坐右第三桌。)

(高柔自右上，曹爽、曹羲又是起身歡迎，但禮節稍疏。高柔拜見座上各人後，坐右第二桌。)

(簫弦樂之中，加入唱腔。)

(眾人開始飲酒作樂：渾身脂粉的何晏帶頭開始一一敬酒，造作矯

揉的身段引得衆人不時無聲地大笑。敬完酒，何晏又站在場中作朗詩狀。）

（曹儀在侍女的伴隨下自左上，何晏親熱地過去拉起曹儀的手，帶著她一一向所有賓客招呼敬酒。年輕的賓客都顯得有些靦腆。）

（曹儀敬完酒，正要自臺左告退。司馬昭慌忙自臺右下，何晏奮趣地過去數落司馬昭遲到之過，司馬昭向衆人舉杯告罪。何晏又去拉了曹儀過來向司馬昭敬酒，司馬昭一見曹儀，便呆若木雞。）

（衆人對司馬昭的舉止微微訕笑，曹儀笑著自臺左下。何晏捉挾著司馬昭，司馬昭只好以酒杯遮掩。衆人恢復飲酒笑鬧。司馬昭失神地飲著酒，司馬師拉拉司馬昭袖子，司馬昭方醒覺，開始向衆人敬酒。）

（何晏在場中以寬袖轉舞起來。）

（燈滅，音樂止。落幕。）

## 第一幕

時間：248年冬季

地點：洛陽，司馬懿宅第

舞臺左側放置兩張太師椅及中間的靠桌，是為客廳。

舞臺右側，放置一張折疊式的屏風，屏風後為隱藏的床榻。

舞臺左後通道通往內室，右側則通往庭園及大門。

## 第一場

人物：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

(黑暗中，傳來一陣一陣的鑼鼓及群眾喧嘩歡呼聲。)

(燈光由舞臺右側打入，緩慢變亮，表示為庭園冬日陽光射入的方向。司馬懿一臉病容，癱坐在太師椅上，司馬師隨侍在旁。兩人皆神色凝重地注視著臺右的庭園方向，聆聽著鑼鼓喧嘩聲。司馬懿不時輕咳著。)

司馬懿：那個鑼鼓聲……，是軍隊進城了嗎？……

(司馬師走向臺右，張望了一下。)

司馬懿：(轉身向司馬懿)是的，爹，終於進城了。

司馬懿：(苦笑)終於進城了……(咳)唉，大軍在長安一躲就是三個月，現在總算帶回來了。

司馬師：曹大將軍在長安動員了幾千個裁縫重新製作軍裝，所以才耽擱了這麼久。據兒子得到的消息，關中地區為了這次大戰，搞得民窮財盡，怨聲載道，只是洛陽這邊都被籠在鼓裏。這是我魏國開國以來，最大的一場失敗了。

司馬懿：(皺眉撫鬚)唉，真的有這麼糟嗎？難道蜀中還有像諸葛亮那樣的幹才？我知道曹大將軍此次伐蜀勝機不大，但倒沒料到會敗得這麼慘！(咳)

司馬師：爹……以兒子的判斷，想來是諸葛亮所遺下的法度還在被蜀中人士所奉行著所以曹大將軍和夏侯都督才不是對手。



司馬懿：呵呵，對手對手，要說起那諸葛亮的水手，天下還只有我司馬懿一個哪！

司馬師：是是，爹——而且，您勝了諸葛亮。

司馬懿：(自豪地搖搖手)唉，說什麼勝不勝呢……對了……子上確定沒事吧？有沒受傷或……

司馬師：爹問過多回了，子上真的安好無恙。

司馬懿：他這次隨曹大將軍出征，我要他謹言慎行，他有沒有照做？

司馬師：爹放心，他身邊兒子派了人照應著，子上本性純良，惹不出什麼亂子的，不過……

司馬懿：不過什麼？……

司馬師：前些日子爹要兒子代寫家書給昭弟，兒子就在信裏告訴昭弟爹的病況比起前日更加沈重。

司馬懿：這……不是讓他更不安於軍中嗎？(咳)

司馬師：爹放心，正因為昭弟純良，必定憂慮形於色，那曹大將軍才會真心相信爹的病況。

司馬懿：嗯……也不失為一計，只是苦了子上掛慮。

司馬師：昭弟此去名為隨軍司馬，其實就像是個人質，曹大將軍不會分給他兵權的。昭弟雖然身處險地，不過沒有軍事公幹可誤，兒子想，曹大將軍也拿不得他怎麼樣的。

司馬懿：唉，要不是我這一病，真不知道曹大將軍還要拿什麼手段來防備我呢？

司馬師：爹……(左顧右盼了一下，又低下頭)

司馬懿：嗯？

司馬師：……

司馬懿：(咳)有什麼話就說吧！

司馬師：只怕爹還是不愛聽。

司馬懿：子元，你又要提那檔子事？

司馬師：自兒子向您初次提起這件事至今，已經有三、四年了，這三四年中，曹大將軍的勢化越來越大，也越來越不把爹的意見放在眼裏。像這次的討伐蜀中，曹大將軍就完全不聽爹的勸阻以至於大敗。兒子覺得這樣下去，不只司馬氏的前途堪慮，連我們魏國的大亂也在眼前了。

司馬懿：(閉目撫鬚不語)

司馬師：(向前一步)爹！

司馬懿：亂……不見得不好。

司馬師：爹？

司馬懿：你想想，曹大將軍畢竟是魏國皇族的一員，我們司馬氏要與他們正面發生衝突，是絕對沒有好處的。

司馬師：這兒子知道，可是就看著他們倒行逆施嗎？曹大將軍自任用了何晏那一批名士後，朝政的敗壞，大家都看在眼裏。爹難道不願想想辦法嗎？比如上書天子……

司馬懿：(笑著擺擺手)子元，你太天真了——你知道爹為什麼從來不上奏章去參議政事嗎？

司馬師：為什麼呢？

司馬懿：因為，就爹這七十年的閱歷，上奏章，一點用也沒有。

司馬師：爹！

司馬懿：聽爹說。如果，天子是賢能的，那臣子不上奏章，他也會來問臣子意見；如果天子本身不賢能，那上奏章也不會有什麼用，甚至還會惹上殺身之禍。

司馬師：……

司馬懿：爹知道，外面有些人說爹在魏國擔任高官三十年，歷任服事過三位天子，卻從來不在天子有過失時上書規勸過，說爹這樣不是個忠臣。可是，難道一天到晚上奏章，就是忠臣了嗎？——爹是不信這一套的，爹在自己的崗位上，把所有的政事都處理好，就覺得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司馬師：是的，爹。

司馬懿：不過，也許他們說得也沒完全錯，也許，爹真的是不忠於魏國的。

司馬師：（驚訝地抬頭）爹！

司馬懿：呵呵，別那麼驚訝，子元，你知道爹是在前朝長大的吧？

司馬師：是，魏國建立才不過三四十年。

司馬懿：就是了，我們司馬氏幾個世代以來都在漢國任官。司馬司馬，我們之所以複姓司馬，就是因為我們的先祖從周代以來，就是以飼養戰馬而聞名，戰馬養得好，軍隊才有戰力，漢國也是因此才能擊敗匈奴，成為一個偉大的帝國。

司馬師：兒子知道一點前朝的事，那是個不得了的帝國，比魏國還大好幾倍。

司馬懿：所以爹小時候，吃的是漢國的米、讀的是漢國的書，想的是有一天在漢國當個好官，一展長才，這樣說，子元你能瞭解吧？

司馬師：爹，能懂，那又為什麼……

司馬懿：（聲音瘡沈）可是啊，漢國後來衰弱了。所以有野心的群雄又像秦末那樣開始爭戰，個個都意圖逐鹿中原。那時候，太祖皇帝掃蕩中原，才把亂世又安定了下來。太祖皇帝要統治這麼大的江山，自然需要很多的人才，可是爹當年年紀輕，脾性很直，覺得司馬家一直都是漢國的官，怎麼可以去當魏國的官呢？於是爹就裝病，手腳都不能動，太祖皇帝就沒辦法叫爹作官了。

司馬師：這樣瞞得過太祖皇帝嗎？

司馬懿：哎，太祖是何等梟雄，當然是瞞不了一輩子的。到了爹三十歲，太祖又派了使者來徵召爹到洛陽出仕，爹本來還要裝病，可是看到那使者目光精鑠，就懷疑他不只是個來徵召爹的官吏。後來爹心不甘情不願地到了京城，才知道太祖給使者下了命令，如果爹又推託不肯上京，就讓那使者當場把爹格殺掉！

司馬師：（瞪大了眼）

司馬懿：別驚訝，說起來這也是因為太祖皇帝出身低，所以容不得人不願為他做事，懂嗎？尤其我們司馬氏這種名門大族更是如此。爹也沒得選擇。

司馬師：兒子懂。

司馬懿：唉，想起來也真令人感慨，不願意當魏國的官，卻一當當了四十年，還當到今天太傅這個地位……，人生真是難以意料啊！

司馬師：這就是爹說不忠於魏國的心情吧？因為爹是被逼的啊！

司馬懿：所以，爹在魏國做官，從來都是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好了，不去官場交際、也不去貪財鑽營，只要我們司馬氏一族能夠安定溫

飽，爹也沒有求其他的什麼。但是爹這些年，除了多少的公務不說，西邊，擊敗了諸葛亮那廝，又平定了孟達的叛變；東邊，也把孫吳打得落荒而逃；北邊，又剷除了在遼東叛逆稱帝的公孫淵，這些事，魏國上下又有哪個能夠？

司馬師：爹的功績無人能及，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司馬懿：所以在爹心中，雖然說不上是對魏國盡忠盡誠，可是爹也自信這魏國的官當得一點都不虧欠魏國！魏國也還得仰仗我們司馬氏的力量呢！

司馬師：兒子懂得。司馬氏再也不是當年要受人脅迫的那個司馬氏了。

司馬懿：(驚覺地擺擺手)啊，這是爹自己的經歷，像你和子上，就是在有了魏國之後才長大的，自然要在魏國好好努力的，跟爹不同。

司馬師：……兒子知道。可是，兒子還是不懂爹為何不許兒子為魏國除奸？耽擱了這三四年下來，司馬氏的力量大減，其他的名門大族紛紛轉而巴結曹大將軍，朝廷中有點骨氣的官員免職的免職、外放的外放，這樣下去魏國不會被蜀漢和東吳滅亡嗎？爹就算心不在魏國，但真的能不關心嗎？

司馬懿：呵呵，怎麼能不關心呢？畢竟我們司馬氏還是生長在魏國的土地上啊！沒了魏國，我們司馬氏也沒有辦法再興盛下去。可是，子元啊，正因為我們司馬氏的功績太高，所以有多少人提防著我們司馬氏呢！你想想，如果沒有這三四年曹大將軍的倒行逆施，我們司馬氏怎麼會有把柄來反對王室的親族呢？恐怕司馬氏還沒動手，就被天下人指為謀逆了！

司馬師：(瞪大眼睛)爹的意思是……不是不動手，而是等待……

司馬懿：哼，你說的那些名門大族，還不是存的是讓司馬氏打前鋒去反曹大將軍的心，最好是兩敗俱傷，好叫他們從中得利！如果我們信任這些現在倒到曹大將軍陣營的名門大族，司馬氏一族早就被出賣了！

司馬師：(撲倒在地)兒子懂了！難怪爹老是不許兒子舉事，司馬氏險些亡在兒子手裏！(啜泣)

司馬懿：哼哼，日久見人心——現在哪些人會幫助我們不是一清二楚了嗎？(示意司馬師起身)哎，字元你的個性急了點爹知道，但是這個世上的事，實在是太複雜了，爹戰戰兢兢地一輩子，才算瞭解了一點生存之道。你要能沈得下性子來才行啊！。別哭了。

司馬師：(抹淚起身)兒子懂了……

(司馬昭自臺右急上)

司馬昭：爹！爹——(見司馬師抹淚，一楞，趕緊撲在司馬懿腳下，哭出聲)爹！您怎麼了？

司馬懿：(略感驚訝，但馬上含淚發笑，撫著司馬昭的頭)呵呵，又來了個沈不住氣的！

司馬師：(笑)子上別慌！(拉司馬昭起身)我正和爹爹談天解悶呢！

司馬昭：(止淚看著司馬師)談天？那哥哥掉什麼淚呢？

(司馬師看著司馬懿，司馬懿擺擺手。)

司馬師：呃……，沒什麼，你回來了就好，這次出征沒有什麼損傷吧？

司馬昭：多謝哥哥關心，小弟安好，只是掛念著爹的病……(轉向司馬懿)爹，您不是一向硬朗嗎？是生的什麼病呢？

(司馬懿微笑不答，只指指司馬師，然後輕咳。)

(司馬師神秘地笑著，亦不答。)

司馬昭：(恐慌)是怎樣的病呢？哥哥怎麼不說呢？

司馬師：你別慌……(執起司馬昭的手，在上面寫了“沒病”二字)這樣……

(司馬昭一臉狐疑，看著司馬師，又看著司馬懿。)

司馬師：沒錯。

司馬昭：(恍然)是為了曹大將軍吧？

司馬師：(點點頭)京師這邊，氣氛是越來越詭譎了，用這方法讓他們放鬆戒心一下。

司馬懿：(笑)子上啊，你這樣緊張，倒要騙倒他們不少人了。

司馬昭：(破涕為笑)可不是……，我還急急忙忙地告假回來，連慶功宴都來不及參加，何晏本來不放我回來的。

司馬師：你該不會當場就急得掉眼淚吧？

(司馬昭搔著頭，司馬懿和司馬師大笑出聲，隨即閉口，注意四下。)

司馬懿：(感嘆地看著司馬昭)唉，子上真的是太純厚了，不枉我們司馬氏以一個“孝”字傳家。可是，爹就不知道要替你操多少心了！

司馬昭：(拱手)兒子知罪……兒子會努力會習，不讓爹多掛念。

司馬懿：你們兩個……，司馬氏一族現在正是危如累卵，你們要多警醒點！如果不小心不團結，司馬氏也就沒有未來了！尤其是你們兩兄弟，要互相注意和規勸知道嗎？

司馬師、司馬昭：是的，爹。

司馬懿：對了，子上，這次攻蜀不是失利了，怎麼還有什麼慶功宴？

司馬昭：(皺眉)兒子也覺得奇怪，但沒有多問。

司馬師：一定是要讓京師的百姓誤以為這次遠征是凱旋而還的。

司馬懿：(冷笑)哼哼，補面子補成這樣！

司馬師：爹，兒子覺得，他們打算這樣一手遮天，我們就要更小心了。

司馬懿：(點頭)沒錯……

司馬師：啊，子上，你該去好好梳洗了，為兄的都聞到味道了。

司馬昭：(嗅著衣服)啊，是……不過我想先去一個地方。

司馬師：什麼地方？

司馬昭：我想先去掃一下娘的墳。

(司馬懿聞言難過狀。司馬師看了一眼司馬懿。)

司馬師：那就快去吧。要小心大將軍的爪牙！

司馬昭：知道了，爹，子上先告退了。

(司馬昭匆匆自右下。)

司馬懿：唉，政局這樣亂，子上這樣的心地實在令人操心啊！

司馬昭：爹放心，兒子會教導他的。

司馬懿：(起身往臺左，又開始咳嗽)……看來，我得病得更重才行了！

……咳！……

(司馬懿自左下。)

(司馬師目送司馬懿下，沈思了一會兒。)

(燈暗。)



## 第二場

時間：稍後

人物：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蔣濟，侍女

何晏，李勝

屏風折疊起來，露出床榻。

只剩下臺左的通道，通順司馬懿房門外的走道。

(燈亮。司馬懿身在床榻上，蔣濟坐在床前的便几上。司馬師站在床右首。)

蔣濟：(擔心地)哎……，我怎麼也就想到仲達兄會病成這樣！到底是什麼樣的病呢？子元！

司馬師：(垂淚狀)來看過的先生們也說不清楚，只說是看不出來，束手無策。

蔣濟：太醫呢？有沒上表去請內院的太醫呢？

司馬師：請過了，一樣沒有辦法，只說是爹年事已高，氣血兩虛，等時候而已……

司馬懿：(虛弱地)蔣老弟……

蔣濟：(湊過去)醒了醒了！——愚弟在此，兄有何吩咐？

(司馬師幫著扶起司馬懿，讓司馬懿坐起)

司馬懿：(看了蔣濟好一陣，苦笑)……唉，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

蔣濟：太傅別勉強說話，小心身體！

司馬懿：沒關係……，我自己知道，我活到，這把歲數，也沒什麼遺憾，

只是，國家的事情，要偏勞你了……

蔣濟：哎，太傅只要好好休養，一定可以恢復過來！魏國還需要太傅的力量呢！

司馬懿：（緩慢地搖搖頭）唉，我和曹大將軍，受先帝遺詔，輔政幼帝，十年來戰戰、競競，總算，國家有點規模，我百年之後，你身為太尉，可要好好、幫助曹大將軍……

蔣濟：愚弟可沒有司馬太傅的本事，現在的魏國，不能沒有太傅的！

司馬懿：（看著蔣濟）你也……擔心嗎？

蔣濟：唉！何只擔心！太傅有所不知啊！

司馬懿：（直起點身子）蔣老弟說的是……？

蔣濟：唉！

司馬懿：（含淚指自己）蔣老弟、不肯明說，想是嫌老夫、行將就木，不值道白嗎？

司馬師：蔣叔叔，求你別讓爹多煩心！

司馬懿：（虛弱地揮手）呸！……我還沒……倒下呢，國家的事、我能不聽嗎？……蔣太尉，說！（咳嗽起來）

蔣濟：（含淚）好，我說！——太傅知道這次遠征吧？

司馬懿：（咳）不是大勝而回嗎？小犬子上、也安然回來了……

蔣濟：唉！什麼大勝！要不是蜀軍無力追擊，我怕連關中地區都要不保！

司馬懿：（雙目大睜，隨即噴出一口血來）唉呀！

（司馬師和蔣濟手忙腳亂地收拾著。）

蔣濟：（急得落淚）太傅現在不是聽這個的時候，我錯了我錯了！

司馬懿：(擺擺手)不凝事……，我只是、急得一口氣冒上來……

蔣濟：太傅還是多休息吧！

司馬懿：蔣老弟、是怎麼知道？老夫一點都不……

蔣濟：愚弟的屬下，反映說這次的兵籍有問題，愚弟去調閱資料，才發現傷亡與戰表大大不符。逼問隨軍的監察，才知道這次的大敗！

司馬懿：(瞪著蔣濟)那麼……，是曹大將軍、隱瞞戰況囉？

蔣濟：恐怕如此！

司馬懿：唉……怎麼、如此糊塗呢？

蔣濟：(抹淚)唉！

司馬懿：蔣太尉……

蔣濟：太傅有何吩咐？

司馬懿：我看、這事情，有點蹊蹺……你可要自己小心……

蔣濟：愚弟知道！

司馬懿：唉……，都怪愚兄老朽，不能再奮起報國……，要是還有機會……

蔣濟：太傅一定會再好起來的！一定會的！

司馬懿：哈……，如果、真能如此，蔣老弟你一定要助我匡正魏國啊！

蔣濟：謹遵兄命！

(司馬昭帶何晏和李勝自臺左上。)

司馬昭：(面帶哀容喊)何尚書、李刺史到！

(蔣濟起身抹淚、收拾著自己。)

(何晏、李勝進入，和蔣濟彼此施禮。)

何 晏：(輕佻地)唉呀，太尉也在啊，真是幸會幸會。

蔣 濟：(不快地，好說好說，不過來探探太傅的病。

何 晏：唉，我也聽說太傅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奇怪的是，太傅不是一向很健朗的嗎？怎麼一下子病了呢？……(眼睛骨溜溜地轉)在下就來看看囉！

蔣 濟：再健朗的人也有老的時候！

何 晏：喲，蔣太尉口直心快，說的可真是好啊！看蔣太尉如此難過，想是司馬太傅不怎麼安好囉！

司馬師：(發怒)何大人！家父需要靜養，請您……

何 晏：我知道我知道，我是陪李大人來的，我就不說話吧！

蔣 濟：那我就……先告辭了。子元子上，要好好照顧太傅啊！

司馬師、司馬昭：會的，蔣太傅放心……

(司馬昭送蔣 濟左下。何晏和李勝在太師椅上坐上。)

司馬懿：(虛弱地)是哪位啊？……(摸索著)子元，你在哪裏？

司馬師：爹，我在這！

何 晏：喲，蠻像個樣子的！

(李勝頂了何晏一下。)

李 勝：(清喉嚨)司馬太傅——在下李勝……

司馬懿：誰？……

李 勝：李勝！在下李勝……

司馬懿：李勝？……

李 勝：是！在下河南尹李勝！太傅還記得嗎？

司馬懿：李勝？李勝？……噢噢，是李勝啊？怎麼、來啦？老夫、沒辦

法下床，還請原諒……

李 勝：不必不必！在下只是來向太傅辭行，在下被派任荊州刺史，這兩天就要動身了……

司馬懿：什麼？青州？——嗯，青州啊，靠近胡人的地盤，你可要、好好戒備啊！

李 勝：我被派往荊州，不是青州

司馬懿：（夢囈般）啊？你已經去過青州啦？

李 勝：我要去的是荊州。

司馬懿：（迷惘地）我年紀太老，注意力、已經不能集中了，聽不太懂你說的話，你這次去青州，以你的能力、和名望啊，一定可以建立大功……我年老又病重，隨時會死，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就託給你，求你照顧……

李 勝：曖曖，太傅不要說不吉祥的話，太傅……

司馬懿：（指著自己的嘴）啊啊……

司馬師：（緊張地看了司馬懿一陣）爹，怎麼了？是？是口渴嗎？想喝東西？

司馬懿：（點著頭）啊啊……

司馬師：（到臺左對門外喊）來人！粥準備好了嗎？快端上來！

（侍女端著粥自左上。）

（何晏在侍女經過身邊時故意拉了拉侍女的袖子，侍女險些把粥潑倒。）

何 晏：哎喲，這樣笨手笨腳？（去奪侍女手中的碗）我來好了，看妳不把太傅噲死！

(侍女欲作聲抗議，被司馬師一揮手，自臺左下。)

何 晏：(攪著粥靠近床榻)哎呀，看到太傅病成這樣，真是令人難過啊，讓我來盡點心，服侍服侍太傅吧！

司馬師：(緊張地)何大人請小息！家父……

何 晏：知道知道！難不成我還會害太傅不成！

司馬師：不是……

何 晏：(餵司馬懿)來，吃哦……

(司馬懿一面顫抖著吃粥，一面把粥沾滿鬚鬚，流得胸前全是。)

何 晏：(嫌惡地)哎呀，怎麼吃成這樣？連我也沾上了！(起身一鬆手，故意把熱粥潑在司馬懿身上)——哎喲！潑了！

司馬師：何大人！

(司馬懿被粥潑上，只是呆滯地盯著碗。司馬師趕緊收拾的。)

何 晏：(擦著手回到座位)嗯哼，真是抱歉，誰知道會搞得一團糟呢？李大人、太傅病得如此，我看我們也不好久留吧？

李 勝：何大人說的是……(感慨地不禁掉淚)太傅病成這樣，真令人不忍啊！

何 晏：生老病死，看得開就好了！

(司馬昭自左上。)

司馬師：(欲落淚狀)子上！送兩位大人吧！

何 晏、李勝：告辭！

司馬懿：啊啊……

何 晏、李勝和司馬昭自左下。)

司馬師：(隔了一會兒)爹，沒事吧？

司馬懿：(坐正)沒事。

司馬師：何晏是來試探的吧。

司馬懿：哼，還會有別的吗？

司馬師：可是，連蔣叔叔都要朦騙，是爹認為他不穩嗎？

司馬懿：(搖頭)不會的。只是你蔣叔叔雖然是聰明人，可是性子還是太直，多少年來都是耿介處世，不瞞他不行。

司馬師：兒子知道了，這樣，天下人都要相信爹已經病危了。

司馬懿：子元。

司馬師：在。

司馬懿：爹知道這幾年，你一直在暗中結納勇士……

司馬師：(突然僵硬起來)……

司馬懿：(看了司馬師一眼)這是好事，你做得很隱密，也很好。爹相信以你的眼光，這些人可以一用。

司馬師：是……

司馬懿：不過，你現在已經有多少人手了呢？

司馬師：有三千

司馬懿：是軍隊裏的人嗎？那可不太順手，用起來很容易被登現。

司馬師：不，兒子看上的人，就給一筆錢讓他們去潛伏在京城各處做生意，隨時可以控制京城。

司馬懿：很好，你也長大了。

司馬師：謝謝爹誇獎。

司馬懿：子元，仔細聽好

司馬師：是，爹。

司馬懿：這三千人可以派上用場了，而且就在最近。

司馬師：(驚訝地)爹是說……

司馬懿：爹要是病得太久卻又不死，曹大將軍遲早會再起疑的。

司馬師：(激動地)所以……，終於……

司馬懿：嗯。

(司馬昭自左上。)

司馬懿：子上。

司馬昭：爹。

司馬懿：子元，你告訴他，爹去更衣。

司馬師：是，爹。

司馬懿：(看看自己身上的髒衣)好個何晏！哼哼！

(司馬懿轉入屏風後。)

司馬師：子上，仔細聽好。

司馬昭：怎麼了，哥哥？

司馬師：司馬氏要舉事了。

司馬昭：舉事？

司馬師：是的，一舉誅滅所有國賊！

司馬昭：(驚訝地)你是說……曹

司馬師：沒錯。

司馬昭：這……

司馬師：(握住司馬昭雙肩)子上，你可千萬要勇敢起來，司馬氏的未來就看這一役了。

司馬昭：我知道……



司馬師：(凝視司馬昭一陣)……那我去準備了。司馬氏聽於可以揚眉吐氣！

司馬昭：是，哥哥。

(司馬師自左下。臺上留呆立的司馬昭。)

(司馬昭呆立良久，終於咬牙反身自左下。)

(燈暗。落幕。)

## 第二幕

時間：249年初春

地點：洛陽，洛水浮橋之上

舞臺右是洛陽城門口，背景是城牆。

舞臺右是城外的廣場，背景是小樹林。

臺右通往洛陽城內，臺左通往城外的大道

### 第一場

人物：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蔣濟，高柔，勇十三

(燈微亮。)

(傳來一陣廝殺的悶響聲。)

(司馬師和三個身穿染血勁裝的勇士自右上。)

司馬師：(手一揮)趁現在行人還不多，把城門封起來！擅闖者，格殺勿

論！

勇士們：是！

（勇士分頭站定，把守城門。）

（緊張的司馬昭自右上。）

司馬師：子上，你來啦！還順利嗎？

司馬昭：哥哥，一切都按計劃行事——王公大臣的宅第都派了人去通知，不得妄動！

司馬師：很好……城門比我想像的還容易拿下，（笑）曹大將軍這次可真的是毫無戒備啊！子上，你好好注意京城裏的狀況，隨時來報！

司馬昭：（搓著手）知道了。

司馬昭：怎麼？還怕嗎？

司馬昭：好多了。真的動手了，也就不怕了。

司馬昭：（笑）你要多學著呢！去吧！

（司馬昭自臺右下。）

（司馬懿坐在小車上，由蔣濟推著自右上，後面跟著高柔。）

司馬懿：（咳）子元啊！都控制住了嗎？

司馬師：是的，爹，一切都在掌握中了。

蔣濟：（略帶惶恐）太傅，這真是……太危險了！喋血京師，可不是國家之福啊！

司馬懿：曹大將軍行事，又顧慮到國家之福了嗎？（一擺手）眾位難道看得還不夠清楚嗎？

蔣濟：總還有別的辦法……

司馬懿：還有什麼辦法？！老夫和曹大將軍同受遺命，輔政幼主，沒想到

他年輕人根性，任用了一群浮華不實的名士來擾亂朝政。老夫雖然老朽，卻也忍不住他這樣敗壞國政！

蔣濟：唉，這……

高柔：(拱手)太傅教訓得極是，不過，曹大將軍這次出城謁陵，把聖上天子也帶去了。太傅此舉，會不會危及天子的安全？

司馬懿：不妨。老夫已經上奏太后，太后批准我負責剝奪曹大將軍的軍權，讓他們以侯爵的身份返回自己的家宅，我料曹爽他們，還沒有這個膽去傷害天子！我還上了一份奏章給天子，說明了彈劫曹大將軍的緣由，不久後應該就會有消息了。

高柔：哦？(看著司馬懿)只要太后下了詔，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司馬懿：(斜眼看著高柔)高司徒！

高柔：太傅，高某在。

司馬懿：現在就請你假節、代行大將軍職務！

高柔：謹遵太傅指令！

司馬懿：請你即刻進駐，指揮禁軍，不得延誤！

高柔：是！高某告退！

(高柔自右下。司馬師隨之下。)

(司馬懿痛咳一番。)

蔣濟：太傅，國事可以等身子安好了再慢慢商議，你這不是太急燥了嗎？

司馬懿：太尉，你也來怪我？先帝當年託孤於我，對魏國的將來滿懷憂慮，我就說：太祖皇帝、高祖皇帝都曾把後事託付給老夫，這陛下都親眼看見的，請不要太煩憂，萬一魏國有什麼國運不昌

的事故，老夫當用一死來完成陛下的旨意！

蔣濟：這我知道……

司馬懿：(抖著手指)現在，曹爽背棄先帝的遺命，和他的同黨敗壞國家綱紀。不但如此，又離間太后和天子的感情，使得天下動盪，人心恐懼，這可不是先帝令我接受遺命的本意啊！我雖然年老病重，即將不起，但是怎麼敢忘記昔日的誓言呢？

蔣濟：太傅為國之心，實是天日可鑒啊！只不過……

司馬懿：(揮手打斷)可是啊！老夫最擔心的還是……還是……

蔣濟：太傅擔心的是？……

司馬懿：唉，老夫擔心的是，曹爽他們要是不能體會太后的一片苦心，以為太后勢將加害於他們，因此而興兵作亂，那魏國可真的是完了！

蔣濟：會這樣子嗎？

司馬懿：老夫擔心曹爽、曹羲兄弟年輕不曉事，更別說他們身邊何晏、丁謐那一幫人！什麼主意想不出來呢？

蔣濟：唉！真糟啊！

司馬懿：為今之計，是趕快把情勢安定下來，太尉你說是不？

蔣濟：當然當然……

司馬懿：(撫著額頭)哎……

蔣濟：太傅！太傅！還安好嗎？

司馬懿：唉，老夫年老力衰，想不出什麼辦法來阻止這一場廝殺了，真是不中用了！

蔣濟：太傅不要掛心，蔣濟雖不才，但當戮力平息這一場干戈！

(司馬師自右急上。)

司馬師：爹，大司農桓範從南門逃了出去，投奔曹爽去了！

司馬懿：(震驚，攤開雙手)糟了！智囊投到那邊去了！他竟然敢不受太后的詔令嗎？

蔣濟：(沈吟)太傅不必驚慌，桓大人雖然智謀超人，不過曹爽他們不一定會聽他的。我聽說曹爽雖然非常禮敬桓大人，不過並不親近。

司馬懿：是這樣嗎？唉，國家的事情，要有勞太尉了——我已經派了人去向曹爽說明，太后只是要削他們的官職罷了，希望他們聽得下去……

蔣濟：如果他們聽不進去，(拱手)那蔣某也必定說服他們！

司馬懿：好，好。太尉，為免萬一，我們還是轉往城樓之上吧！由子元來把守城門，才不會波及到城內百姓啊。

蔣濟：太傅考慮得是。

(司馬師推司馬懿自右下，蔣濟自右下，勇士們隨之。)

(燈暗。)

## 第二場

時間：稍後

人物：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蔣濟，高柔，勇士三

曹爽，曹羲，何晏，李勝，桓範士兵三。

曹爽，曹羲，何晏，李勝和桓範自左上，三個兵士隨上。)

桓 範：(氣急敗壞地)大將軍應該帶著天子，即刻前往許昌，再徵調四方軍隊勤王，怎麼還在猶豫不決呢！

曹 羲：桓大人，我們現在身邊的軍隊不多啊！

桓 範：(對曹羲)曹領軍的一支部隊，現在不是在城南駐紮嗎？洛陽的屯墾部隊，也在城外，這些只要下令徵調，馬上就可以集結了！現在趕往許昌，不過一天的路程，那裏的軍械，足夠武裝新軍了！——如果是擔心糧草的問題，大司農的印信我就帶在身上，哪一座糧庫都可以打開來用啊！

曹 爽：(為難地)……

桓 範：這件事這麼明顯，你們讀那麼多書，讀到什麼地方去了！司馬懿扯謊說只要削你們的官職，怎麼不想想，今天你們這種權勢地位，怎麼可能再要回去當個平民！——況且，一介小民劫持人質，都還可以有逃生的機會，你們兄弟倆有天子在手，號令天下，誰敢不從！

(曹爽、曹羲、何晏和李勝面面相覷。束手無策貌。)

(號角聲遍響，曹羲等人一驚。)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蔣濟和高柔自右上。勇士隨之。)

司馬師：(上前)罪人曹爽！還要頑抗下去嗎？

桓 範：(上前)無恥叛黨！竟敢驚擾天子聖駕、謀亂京城！還不退下！  
(司馬懿擺手叫司馬師退下。)

蔣 濟：(上前拱手)前大將軍、前禁軍領軍，想必太后的詔令和太傅的奏章諸位都已經明瞭在心了吧？

桓 範：(搶話)太傅的奏章是看到了，太后的詔令可一點都沒有影子

吶！

(何晏扯桓範的袖子，被桓範甩開。)

司馬懿：(略顯為難地掏出一份文件)這不是太后的詔令嘛！

桓 範：那個啊？(自懷裏掏出一份一樣的文件)如果跟這份是一樣的，那也就不必看了！

司馬懿：(略微動氣)桓司農這是什麼意思？

桓 範：(打開來)噢，這上面要我代理禁軍的中領軍位子呢！(對曹羲)這不是曹領軍的職位嗎？那我不只是大司農，還升官了啊！呵呵！我來猜猜(張望了一下)……高司徒，那您是不是暫代人將軍職務啊？

高 柔：(面色灰敗)這……，晚輩的確暫代大將軍職務……

蔣 濟：(清喉嚨)司馬太傅、桓司農，為今之計，國家的福祉安定最為重要，兩位就不要再爭了。(對著曹爽、曹羲)曹爽！曹羲！你們對太傅的彈劾，有什麼話說？

曹 爽、曹羲……

桓 範：何必說什麼呢？那老夫我也來彈劾！

蔣 濟：桓司農又要彈劾誰呢？

桓 範：(直指司馬懿)我彈劾太傅！

(司馬懿手腳震動，險些跌下小車。)

蔣 濟：(微怒)桓司農可不得無禮！太傅是國之重老，更兼有病在身，不要驚擾了他！

桓 範：既是國之重老，更應該知道國有常法，深夜發動司馬氏一族，違犯宵禁，封閉京城，又是什麼意思？這叫做彈劾嗎？該叫做

謀反吧？

(所有人皆一驚，沈默下來，只有桓範笑面盈盈。)

蔣濟：這……

司馬師：(情急)爹！蔣大人！何必說這麼多！我們今日就為魏國除奸！

(揮手叫勇士向前)

司馬懿：(激動地咳著)子元！

司馬師：上！

(勇士上前，曹爽一等人皆拔出兵器來。)

(司馬懿突然將手中木杖打向司馬師，正中司馬師右眼，司馬師滿面流血蹲下，被司馬昭扶住。衆人驚止。)

(司馬懿自小車顫抖著起身，蔣濟要去扶，被司馬懿虛弱地揮開。)

司馬懿：(向桓範)桓司農說的一點也沒錯……，老夫身為重臣，理應不該震動京師、驚擾聖上……

(司馬懿緩緩走向曹爽一千人，曹爽一千人驚慌地往後稍道。)

司馬懿：(指著曹爽凌厲地)可是曹爽啊！你和老夫同受先帝託孤，輔佐幼帝，但是你這些年下來，聽過老夫半句嗎？——你任用的這班人(指著何晏、李勝)搞得滿朝烏煙瘴氣，官官相逼，結黨營私，百姓怨聲載道，你難道一點都不知道嗎？

曹爽：(手足無措地)這……

司馬懿：(阻止曹爽說話)這不只是老夫的想法，你要不要問問蔣大人、高大人呢？

蔣濟：這……



司馬懿：(阻止蔣濟說話)再說起那征蜀的戰爭吧，老夫敢問，究竟是勝了呢？或者是，敗了呢？這樣的國家大事，難道會搞錯嗎？可以瞞得過世人嗎？

曹爽：(看著何晏)這……

(何晏低頭困窘。)

司馬懿：(大哭出聲)蒼天啊！(倒地)

(曹爽忍不住扶起司馬懿。)

司馬懿：(淚流滿面)老夫又老又病，剩下這個軀殼還能動，就是因為擔憂國事的心放不下而已了，又怎能不出此下策，讓你知道你的過失呢？

曹爽：(流淚)太傅！我知道錯了！是我錯了！

司馬懿：(迷朦地望著曹爽)啊！知道錯了就好……，太后和老夫，都知道你一定會悔改，將來有機會你將功贖罪，魏國還要靠你們年輕人的努力呢……

桓範：曹大將軍，可別受騙了！你當真以為司馬懿會讓你有活路嗎？

(曹爽渾身一震，險些把司馬懿顛下去。)

司馬懿：(流淚看著桓範)桓司農何出此言，難道老夫當真做過什麼損害了魏國的事情嗎？

桓範：太傅雖然沒害過魏國，可是為了平定遼東，屠殺亂民，將死屍堆成城牆，其心腸之毒辣，卻是眾所周知！

司馬懿：那不是為了平定邊疆的叛亂嗎？怎可與此事相提並論？

蔣濟：(發急)太傅一片赤心，蔣某在此以性命擔保諸位絕不會有性命之憂！太后和太傅只是要匡正魏國的政風，怎麼會想到加害各

位呢？

桓 範：蔣大人，您是忠厚人，只怕您也不知道自己保的是什麼？

司馬懿：(起身)天啊，我司馬懿一生為國，卻落得如此不為人信！  
——好！老夫就對著這洛水發誓，若是我司馬懿有一絲加害諸  
位的念頭，就叫我司馬氏的子孫，互相誅殺，血流如這洛水！

蔣 濟：各位也聽到了吧？還有什麼疑慮的呢！

(曹爽和曹羲互望一陣。)

曹 爽：(丟下刀)不當官也沒關係，還可以當一個富家翁！

桓 範：(跺腳大哭出聲)你們父親一代英雄，生你們倆兄弟，簡直是一  
群豬獅！想不到我桓範要陪你們全族屠滅！

(曹爽、曹羲低頭不語。)

(何晏撲向司馬懿，扶著司馬懿。)

何 晏：(痛哭出聲)太傅一片苦心，我何晏真是感佩萬分！

司馬懿：(慚慚地)你也知錯了嗎？

何 晏：知錯知錯！(向著眾人)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啊！——化干戈為  
玉帛，大喜，今天是魏國的大喜啊！

蔣 濟：(迎向曹爽、曹羲)果然是大喜，你們兄弟要感謝太傅！

曹 爽、曹羲：多謝太傅指教！

司馬懿：好！好！

何 晏：既然大家和好，我何晏倒有一個想法，讓曹家和司馬家義結同  
心，共同為魏國戮力！

司馬懿：哦？

何 晏：前大將軍不是有個女兒，國色天香，賢慧絕倫，正好配給太傅

的少子不是？

(衆人皆呆住。)

(司馬懿當先大笑，何晏馬上跟著大笑，衆人也一一發笑。只有桓範一旁抹淚。)

(燈暗。落幕)

### 第三幕

時間：249年

地點：洛陽，地牢

舞臺左為一由上往下的右板階梯，舞臺右後為一大木牢。

舞臺背景為掛著刑具、血跡斑斑的石牆。

舞臺右前為一嵌在牆上的鍵鏈。

階梯通往地牢外，舞臺右通往其他地牢。

#### 第一場

人物：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何晏

(燈亮。)

(滴水聲持續。)

(司馬師頭上包著傷布，跟司馬昭一道由階梯走下，地牢中空無一人。)

(司馬師壓壓傷口。)司馬昭：哥哥，眼睛還好嗎？

司馬師：還好，只是悶悶的。

司馬昭：……爹這下打得有點重。

司馬師：……

司馬昭：哥哥，你會怨爹嗎？

司馬師：怨爹？不會的。是我自己錯了。

司馬昭：怎麼說？

司馬師：(嘆氣)我事後想一想，真的是哥哥我太心急了。那天要是動起手來，以我們區區那點兵力，不一定逮得到曹爽兄弟。桓範是從城裏逃出去的，一定很清楚我們的實力。要是讓他們逃到許昌，那司馬氏不亡都不可能了。

司馬昭：還真的靠爹瞞過了他們。

司馬師：子上。

司馬昭：嗯？

司馬師：(把手放在司馬昭肩上)最近這一陣子的政局大變，讓我想了不少事情，也開了眼界。爹雖然對我們很嚴厲，可是你事後想想就會發現，他做的幾乎都是正確的，沒有別的路可走。在這個講究實力權謀的亂世，你不滅別人，別人就有機會滅你……

司馬昭：我知道……我只是覺得既然放曹爽他們回家了，過了幾天又編了個理由把他們全部都逮捕起來，實在是……

司馬師：這次他們不是都來不及反抗了嗎？被我們——手到擒來，一點也沒費事，都被爹料中了

司馬昭：天下人又怎麼看司馬家呢？

司馬師：其實，曹爽他們自己太笨，怪不得我們。政權這東西，既然搶

到了手，又怎麼可能平平安安地放得下呢？

司馬昭：那，司馬家從此也會放不下這政權了嗎？

司馬師：這……，只要我們小心，別人也動不了我們。

司馬昭：可是司馬家從此戰戰兢兢，也沒有寧日可言了。

司馬師：……總比現在階下囚的曹爽一族好吧！

司馬昭：可是，這次的張當告曹爽他們謀反，爹為什麼反而指派何晏來查辦呢？他不正是曹爽一黨的嗎？這樣不是擺明了讓曹爽等人脫罪，那又何必費這麼大功夫把他們全抓來？

司馬師：(笑)子上，你太不瞭解何晏的為人了。雖然平時不正經，其實他是個很機詐的人，他一定知道爹這次抓曹爽黨人，是沒打算讓他們活著出去。他如果要自己的命，哪敢不好好查辦這個案子！沒叛國都要查成有叛國了。

司馬昭：(恍然)爹的謀略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司馬懿被何晏攙扶著，自階梯下。何晏神情惶恐，帽冠歪斜。)

司馬師：爹來了。

司馬懿：(對著何晏)老夫看你蠻機靈的，又是最瞭解曹爽這一干叛徒，這件叛國案，就交給你審理問訊……，你查出來是怎樣，便是怎樣，老夫絕對信任你的能力！沒有再比你適合查這件案子的了。

何晏：(跪拜在地，並且去扯司馬懿的鞋子)多謝太傅抬愛！我何晏必定全力以赴！

司馬懿：好、好！

(司馬懿露出嫌惡的表情，輕輕地把腳抽開。)

(燈滅。)

## 第二場

時間：稍後數天

人物：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蔣濟，侍衛

曹爽，曹義，何晏，李勝，桓範

曹儀，人犯二

(黑暗中傳來敲陶碗的聲響。)

(燈漸亮。)

(木牢中曹爽、曹義、李勝及另兩人一千人犯，皆嗚嗚作聲。臺右前桓範被鐵鏈鎖著，席地而坐，正在敲打雙腿間的陶碗。)

(桓範節奏一變，轉為哀調。隨後桓範開口唱著悲歌，身後人犯悲從中來，亦合聲高唱。嗚嗚聲越來越高昂。)

(脂粉脫落、狼狽的何晏自臺右急上。)

何 晏：都給我住嘴！住嘴！

(桓範敲得更起勁，囚犯們見到何晏，更是又叫又跳，伸手要抓。)

何 晏：(掩住雙耳)住嘴住嘴！

(桓範大敲一陣，突然停手。囚犯也馬上噤聲。)

桓 範：(伸展手腳)唉呀，好是舒服啊！——(抬頭看到何晏)哈，何大人您來啦？怎麼不通報一聲呢，讓我有失遠迎啊！(看看自己的鎖鏈)哎，不過這樣子也沒辦法遠迎，只好將就拱拱手啦！

(桓範碗摔到何晏腳邊，何晏跳開，囚犯又鼓譟起來。)

何 晏：(指著桓範)你……你……你……

桓 範：(指著自己)我……我……我，我什麼啦？

何 晏：你別以為我就真的不敢辦你！

桓 範：辦我？(看看囚犯們，又看著何晏)辦我什麼？你們帶著天子去掃墓，我也沒跟著你們去，你們躲在家裏商量要謀反，我也不知情，你要辦我什麼？辦我太笨，跑去救天子和你們這群待宰的呆驢？

(群囚又鼓譟。)

(馬懿和蔣濟自階梯下，後跟著司馬師和侍衛。)

何 晏：(驚慌地迎上)太……太傅！蔣太尉！

司馬懿：(擺擺手)是你啊何大人？

何 晏：是！太傅！

司馬懿：查出個結果了嗎？這個案子可都看你的呢！

何 晏：(從袖中慌忙拿出本子)太傅不必擔心，調查的口供和證據都已經在此，罪證確鑿！請太傅看看！

司馬懿：(接過本子，打開來)哦……，相當的不錯嘛，何大人想必用了不少心吧？

何 晏：(陪笑)為國家辦案，怎麼可以不用心呢？何晏的努力，就只有太傅能懂了！

司馬懿：哼哼，好，好……

蔣 濟：(成著牢中的囚犯)何大人！為什麼囚犯一直嗚嗚作響呢？

何 晏：這……

桓 範：(嘩啦一聲抖動鐵鏈)因為啊……，何大人把他們的舌頭都割掉

了！

蔣濟：什麼？！（倒退數步，看著桓範）你是……你是桓司農！

桓範：（拱拱手）什麼司農？好好司農就不會在這裏啦！你好蔣太尉！

蔣濟：這是……，何晏！你為什麼這麼做？

何晏：（低頭不語）

桓範：（抖鐵鏈）哎，反正都快死了，少條舌頭又算什麼呢？你也真滑稽啊蔣太傅！留著舌頭在，萬一說出幾句不該說的話，那何大人辛辛苦苦的筆錄不是白做了嘛……

蔣濟：這……（轉向司馬懿）太傅，這筆錄一定有問題！

何晏：太傅……

司馬懿：（優雅地看蔣濟一眼）哦，可是我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啊！

何晏：（鬆一口氣）謝謝太傅！

司馬懿：不過……

何晏：（趕緊彎下腰去）不過什麼，太傅？是不夠詳盡嗎？我還可以……

司馬懿：（搖搖手）……不，不是……

何晏：那請太傅指教！

司馬懿：何大人這裏只提報了七個人，可是老夫想殺的有八個呢？

何晏：什麼？少了？（屈指算）……太傅，在下惶恐，的確只算得七人！

司馬懿：不對不對，你再想想看。

（桓範在一旁大笑起來，囚犯們楞了楞，也開始興奮地嗚嗚亂叫。）

（何晏臉色灰白，腳一軟坐倒在地。）



何 晏：莫非……還有我？

司馬懿：(撫掌)你答對了！

何 晏：你騙——

(何晏發出一聲尖叫。總算齊了數目了。)

(侍衛提起何晏後領，拉著自右下。)

(司馬懿自階梯急下。)

司馬昭：爹！爹！

司馬懿：子上，怎麼慌慌張張的！

司馬昭：聽說爹把曹爽一千人三族之內的親戚家眷全都收押起來了，這是為什麼？

司馬師：子上，怎麼這樣說話！

司馬昭：爹！您把曹爽這些人抓起來除掉也就罷了，為什麼連親眷也要斬草除根呢？您發過血誓的不是嗎？

(全場靜。囚犯開始低聲啜泣。)

司馬懿：(深呼吸了幾口氣)子上！

司馬昭：爹！

司馬懿：你是為了那個曹氏女娃而對爹不滿嗎？

司馬昭：(猛然轉身)爹！——這跟她沒有關係！

司馬懿：(向司馬師)那曹氏女娃美嗎？

司馬師：(看了司馬昭一眼)美。美冠群芳。

司馬懿：(仰頭思索)是嗎？……

司馬昭：爹！那沒有關連！不要再殺人了！

司馬懿：(看著司馬昭)子元，把她帶上來吧！

司馬師：(一楞)是的，爹。

(司馬師由右下。)

司馬昭：(放緩語氣)爹，孤兒寡婦礙不著我們的，何必這樣呢？

蔣濟：(抹著淚)太傅！不說是孤兒寡婦，曹爽一等人也罪不致啊！屠戮大臣，不是國之祥瑞啊！

司馬懿：……

司馬昭：爹！

蔣濟：太傅！請三思！

(司馬師和侍衛帶曹儀上，曹儀衣衫沾染，雲鬢撩亂，被侍衛推倒在司馬懿腳前，驚恐不堪。)

(牢中的曹爽大聲嘶叫，被其他的犯人壓制下來。桓範搖頭嘆氣，縮成一團。)

(曹儀瞥見牢中父親，張口而叫不出聲，全身顫抖。)

司馬懿：抬起頭來。

(曹儀癱在地上。)

司馬昭：爹！

司馬懿：抬起頭來，沒聽見嗎？

(曹儀抬頭，發現是司馬懿，馬上跪在司馬懿之前，嗚咽出聲。)

(司馬師過去將曹儀臉抬起。)

司馬懿：哦……，是這樣……

(曹儀撲在司馬懿腳前。司馬懿對仰望的曹儀搖搖頭，又指指司馬昭。)

(曹儀回頭看著司馬昭。)

司馬昭：(痛苦地)爹！

(曹儀趕緊背過身合攏髮鬢，又整齊了衣裳，轉而撲向司馬昭，  
司馬昭被抱住了腿，掙脫不開。)

司馬昭：(對曹儀大喊)放手！放手啊！——跟我沒有關係妳不懂嗎？

(衆人盯著司馬昭。司馬昭環視一周。)

司馬昭：(用力把曹儀踢開)跟我沒有關係！——我無能為力，我無能為力！

(司馬昭跑上階梯，下。曹儀俯臥啜泣。)

司馬懿：子元……

司馬師：在。

司馬懿：子上……這是第一次反抗爹吧？

司馬師：……是的，爹。

司馬懿：今晚，把曹氏女娃清洗乾淨了，送到子上的房裏去。

司馬師：是的，爹。

司馬懿：反正見識過了女人，他就分得出來在世上什麼才是重要和不重要的了。

司馬師：子上有一天會明白爹的苦心的。

司馬懿：(看著司馬師)你呢？

司馬師：我已經知道了。

司馬懿：那就，就下令處刑吧！揀個好日子，全部除掉。

司馬師：是。

(司馬師作個手勢。侍衛抓起曹儀，自右下。)

蔣濟：太傅！

司馬懿：(擺擺手)我心意已決，蔣太尉不必多說。

(蔣濟呆立一下，搖搖頭，蹣跚地爬上階梯，下。)

司馬師：爹，蔣叔叔很難過。

司馬懿：這等國家大事，你蔣叔叔還軟得下心腸，真是！——我們魏國不經過這樣一番掃除，怎麼能恢復政治的清明呢？這種事，他做不下去，我來！

司馬師：爹，說到這，兒子有些南方的消息。

司馬懿：怎麼說的？

司馬師：據報前線有些對我們司馬家得權不滿的人士，正在計劃擁立楚王為帝，要在南方發起兵變呢！

司馬懿：楚王曹彪？哼哼，又一個曹氏宗親……已經有牽連到他的證據了嗎？

司馬師：還沒有確證，不過兒子覺得……(看司馬懿一眼)

司馬懿：說。

司馬師：兒子覺得，曹氏親王散居天下，又有封地又有錢糧，今天是楚王，明天又不知是哪個要被野心人士拱出來……

司馬懿：那你說呢？

司馬師：不如把曹氏親王和家眷都集中到北方的鄴城來，限制他們與外界的往來，就不會再出亂子了！

司馬懿：哦？他們恐怕不會乖乖地就範吧？

司馬師：這就是巧妙的地方，兒子只要散佈消息，說曹爽一黨的意圖叛國，背後還有著某個親王是共謀。然後，兒子再正式行文各親王，請他們北上協助調查——這些曹氏親王為了不被懷疑是曹

爽的共犯，一定會來！如果有不來的，我們不是正好有藉口可以發動禁軍去攻打他？

司馬懿：（撫鬚大笑）哈哈……果然是條妙計！不過，禁軍……

司馬師：秉報爹，已盡在兒子控制之下，兒子找藉口殺了幾個將領，又施行連坐法，現在不會有人敢亂動的。

司馬懿：（看著司馬師）嗯……，子元，你真的是長大了啊！你的謀略已不在爹之下了！

司馬師：（單膝跪下）多謝爹誇獎！

（司馬懿看著司馬師一會兒。）

司馬懿：眼睛……，還痛嗎？

司馬師：呃？——不痛，爹。

司馬懿：唉，爹也對不起你……

司馬師：爹為的是司馬家的將來，兒子明白。

（司馬懿父子陷入沈默。）

（桓 範忍不住拿起筷子敲了兩下。被司馬懿一瞪，又放下了筷子。）

司馬懿：（笑著）怎麼？唯一有舌頭的想說點什麼是嗎？

桓 範：啊？對太傅、中護軍這般傑出的司馬家人士，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我沒什麼話要說了。唉……

司馬懿：（不禁嗤笑出聲）桓範啊桓範，你我同朝多年，老夫還真不知你有這般有趣機警！

司馬師：爹，桓大人是可以留的人才，兒子吩咐過何晏那廝不得動他分毫。

司馬懿：哦？桓範，你再說幾句讓老夫高興的話，老夫就放了你！

（桓範偏開臉，抓抓頭，抓抓腿。）

司馬師：（上前一步）桓先生，你這又何必？

司馬懿：子元，可不爹不放人哦！

司馬師：是，爹。

（侍衛自右急上，附在司馬師耳邊說話，司馬師臉色轉成哀痛。）

司馬懿：（皺眉）怎麼啦？

司馬師：爹……，蔣叔叔，去世了！

司馬懿：什麼？

司馬師：他家裏的下人來報，蔣叔叔回家臉色很不好，說是犯了心痛，一下子就過去了！

司馬懿：……

司馬師：爹？

司馬懿：爹知道了，一定是他太在意爹下的屠殺令了。

司馬師：……

司馬懿：唉，蔣濟啊蔣濟，你也不站在老夫立場想想？要是老夫讓這一千人走出了生天，我司馬氏還有將來嗎？我們魏國還有將來嗎？

司馬懿：唉，你蔣叔叔這麼一走，爹的責任可就更重了！……不過，為了國家，哼哼，老夫是責無旁貸啊！……

（司馬懿陷入沈思。）

（燈光轉為半暗。囚犯們噤若寒蟬，注視著司馬懿父子，只有桓範搖頭晃腦。）

(燈暗。)

(落幕。)

## 第四幕

時間：251年春季

地點：洛陽，司馬懿宅第花園

舞臺背景為繁花盛開的樹林。

舞臺中一張臥榻。

舞臺右通往大門，舞臺左通往內室。

人物：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蔣濟，侍衛

(黑暗中傳來人的呻吟聲。)

(燈漸亮，至昏暗而止。司馬懿臥於榻上。)

(臺左送進大量煙霧，席地而捲。)

(司馬懿的夢囈聲轉為哀嚎。蔣濟飄動著自左上。)

司馬懿：(哀叫到高點，突然起身)這……，你是誰？

(蔣濟上前一步。)

司馬懿：來人！來人！

(司馬懿伸手摸索著。)

司馬懿：怎麼沒個人來！(提高聲音)來人！——這不可能！

(司馬懿和蔣濟對峙了一陣。)

司馬懿：(恍然大悟)這完全沒有道理！——是了！我在做夢！

(司馬懿舉起手自己臉上打了幾巴掌。)

司馬懿：果然是！(哈哈大笑)老夫一生不信鬼神，也只有在這夢裏，才有不合常理的事來發生。

司馬懿：(一拱手)那如今閣下又是何事貴幹呢？老夫……

(蔣濟一抬頭。)

司馬懿：(驚恐)你……你是蔣濟！

(司馬懿見蔣濟不動，轉為放心。)

司馬懿：蔣……蔣老弟，為兄的，好是想念你啊！

(沈默一陣。)

司馬懿：蔣老弟？

(沈默一陣。)

司馬懿：(笑出聲來)怎麼！蔣老弟，你們夢中的人都不說話的啊？

(蔣濟突然抬頭，指著司馬懿。司馬懿嚇退一步。)

蔣濟：(厲聲道)司馬懿篡魏！

司馬懿：(無比驚訝)什麼？！

蔣濟：司馬懿篡魏！

司馬懿：蔣老弟……你裁愚兄……篡魏？

司馬懿：(爆出大笑)我？司馬懿篡魏？愚兄為什麼要篡魏呢？愚兄可是壓根兒沒想過這啊！

(蔣濟不語。)

司馬懿：(指著自己)你不相信愚兄？

司馬懿：告訴你，愚兄又有幾年好活呢？就算有命當上那天子，難道就會有什麼不一樣嗎？生老病死，統統一樣！當年，連太祖皇帝



都不願揹這個篡國的千古罵名，才讓高祖皇帝去建立魏國。老夫就願意去頂這種罵名了嗎？絕對不會！

司馬懿：（在床沿坐下，看著蔣濟）唉，蔣老弟，你連當了鬼都還如此憂心國事，真是令愚兄敬佩。一定是愚兄殺戮過重，讓你懷疑愚兄有不臣之心了。放心，愚兄還是知道一點廉恥的人，蔣老弟可以地下安歇，等愚兄相聚……

蔣濟：（指司馬懿）司馬懿篡魏！

司馬懿：（呆住，轉怒）愚兄這樣至誠對待，為何蔣老弟要這樣血口噴人？總之信與不信，聽憑尊便！（往床上一躺）請！

（燈光轉亮。蔣濟轉為僵立不動。司馬昭自右上。）

司馬昭：（輕聲道）爹……，又為了夢在生氣嗎？

（司馬懿帶著怒容緩緩起身。）

司馬昭：又夢到蔣叔叔嗎？

司馬懿：哼！可不是！

（司馬懿瞪著臺右的蔣濟。）

司馬昭：他又說您要篡魏嗎？

司馬懿：（指著蔣濟罵）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當鬼還這麼糊塗！

（司馬昭往臺右看，看不見蔣濟狀。）

司馬昭：爹，您是不是心裏放太多事情了？我和子元哥哥可以幫您分擔的……

司馬懿：（擺擺手）少煩爹！你看不見他，叫爹怎麼跟你說？

司馬昭：是，爹……，不過爹您的身子削弱得很厲害啊！

司馬懿：這爹自己知道。（對著蔣濟）去！去！

(司馬昭皺眉看著司馬懿，搖搖頭。)

司馬懿：去！去！

司馬昭：爹，哥哥回來了，現在正在梳洗，等會兒就來拜見爹。

司馬懿：(沒聽見般)去！去！

(司馬師自右上。)

司馬師：爹，孩兒回來了。

司馬懿：哦……，回來啦。去！去！

司馬師：爹？

司馬懿：去！去！

司馬師：子上，這是……？爹的臉……還有身體……怎麼削瘦成這般？

爹是……？

司馬昭：(止住司馬師)爹是真的病了。

司馬懿：(看著蔣濟)沒病！沒病！只不過是被那傢伙氣壞了，怎麼也睡不著！去！去！

司馬昭：(看著司馬昭)爹說的是……？

司馬昭：自從哥哥出發去鄴城，爹夜裏就做夢，開始說話顛三倒四，有時叫蔣叔叔的名字，有時叫別的……總之，整個晚上又跳又鬧的，白天就沒精神了。

司馬師：怎麼不試試用藥呢？或許可以安睡。

司馬昭：(搖頭)爹不肯服任何藥。

司馬懿：(大叫)跟你說多少遍哪！我司馬懿才不是那種人，不會的……

司馬師：(把司馬昭拉到一旁)弟弟，爹當真不是裝病？

司馬昭：為弟的實在看不出來……，有件事，爹一直說夢中的蔣叔叔罵

他要篡魏，所以吵起來了。難道是我們消息哪裏走漏了嗎？

司馬師：不可能！……，嗯……，沒關係，我都已經佈署好了，不會影響到我們的計劃的。索性，就今天跟爹說個清楚。

司馬昭：這……

司馬師：（雙手搭在司馬昭肩以）弟，爹老了，你也看到了，司馬家的將來已經在我們身上了。就算爹還清醒，他也阻止不了我們。

司馬昭：……

司馬懿：去！去！走開！

司馬師：（走到床榻前）爹，兒子不知道您能不能聽懂，不過，時候已經到了。兒子要去做一件大事……

司馬懿：去！去！胡說八道！

司馬師：現在，所有的王族都被我們集中在鄴城，已經沒有人可以威脅到司馬氏一族。可是這並不是長久之計。孩兒覺得，司馬氏與其世代為官為吏，不如自己起來改朝換代，再也不受他人管束。

司馬懿：去！（慢慢轉頭，目瞪口呆地轉向司馬師）

司馬師：爹，這樣您能懂嗎？——把至高的權力握在司馬氏手中，這才是司馬氏應該努力的目標！一定會有這麼一天，只要時機成熟，司馬氏終會君臨天下！

（司馬懿盯著司馬師，又慢慢轉頭看向蔣濟。）

司馬懿：（嘴裏小聲地）去。去。

司馬師：（對司馬昭）爹好像還不太清醒，沒關係，我先走了，還有很多事要處理。

司馬昭：哥哥小心。

(司馬師自右下。)

司馬懿：(突然醒覺一般，沈著的語氣)子上。

司馬師：爹？

司馬懿：幫爹去知會幾個人，叫他們馬上來見爹！

司馬昭：爹想見誰？

司馬懿：嗯，高司徒？派太尉……

司馬昭：(打斷司馬懿)爹是要……？

司馬懿：(看著蔣濟)這還用說嗎？你哥哥竟然說出那番話來！哼哼！我真的有那麼老？！

司馬昭：

司馬懿：子上，爹知道你和子元友愛，可是這件事情太大了！一定得阻止他！……我要廢了子元的兵權，不過爹會留下他的性命的，你放心！

司馬昭：爹……

司馬懿：(轉頭看司馬昭)怎麼？

司馬昭：孩兒不孝，但孩兒也覺得哥哥是對的，司馬家已經沒有後退的餘地了！

司馬懿：(推開司馬昭)什……什麼？

司馬昭：司馬氏只有站到最高點，才能再也不用提心弔膽地過日子！

(司馬懿和司馬昭對視一陣。)

司馬懿：(緩緩地轉頭又對著蔣濟)去，去……

司馬昭：爹，沒有用的。(轉頭叫)來人！

(侍衛帶刀自右上，立於臺右。)

司馬懿：你……

司馬昭：好生看顧著我爹！稍有閃失，提你的項上人頭來見！

（侍衛略點頭，閉上眼，把刀抱於胸前。）

司馬昭：爹，孩兒要去幫哥哥規模大業了，請原諒孩兒告退。

（司馬昭自右下。）

（司馬懿目送司馬昭下，又看了侍衛一眼。）

（司馬懿緩緩躺回榻上，看著蔣濟。）

司馬懿：（輕輕地）去，去……

（司馬懿突然翻身坐起，大笑幾聲。）

司馬懿：蔣老弟，怎麼不早明說呢？真是……我也許還可以想點辦法……

司馬懿：（手一攤）辦法辦法……我能有什麼辦法？……把他們兄弟兩個殺了？……還是？……不不不……我想了一輩子的辦法……又怎麼樣呢？……

司馬懿：（低頭）唉，你如果還在，也許還有點希望……，想來高司徒那群豬獠八成和我那兩個逆子也早有默契了。

司馬懿：（看蔣濟）老弟……，你不在，好寂寞啊……

司馬懿：（突然跳起，仰頭叫）是啊！是我篡了魏國！把司馬氏帶向了滅亡之路！……

司馬懿：（低頭）不過也沒什麼關係……（搖頭晃腦）反正現在什麼都不必再想了……蔣老弟，愚兄來囉！不要罵我啊！愚兄也只是個人，怎麼是天的對手呢？……哈哈……哈哈……

（司馬懿搖搖晃晃地起身，走向蔣濟。）

(蔣濟、司馬懿一前一後，朝臺左跛步慢行。)

司馬懿：來囉……來囉……

(蔣濟、司馬懿自右下。)

(燈漸暗。)

(落幕。)

(劇終。)